

# 爱

## 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

〔美〕阿耶莱·沃尔德曼 著

范颖 译

但是，我错了……

我曾将他视为通往天堂之路的一块绊脚石，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I712.4/366

2008

# 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

[美] 阿耶莱·沃尔德曼 著 | 范颖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 / (美) 沃尔德曼(Waldman, A.)  
著;范颖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书名原文: Love and Other Impossible Pursuits  
ISBN 978-7-208-07906-9

I. 爱… II. ①沃…②范…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4931 号

策 划 商 瑶  
责任编辑 商 瑶  
装帧设计 hansey  
封面摄影 ida



## 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

[美] 阿耶莱·沃尔德曼 著 范 颖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as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 页 1  
字 数 228,000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906-9/I·560  
定 价 24.00 元

## 中文版序

[美] 阿耶莱·沃尔德曼

在结束这本你即将读到的小说不久，我写了一篇名为《真实，疯狂与罪恶》的文章，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纽约时报》在全球有五百万读者，所以很有可能你们都已经读过下面这段了：

我有四个孩子，每天我都和他们度过美好的时光：给他们洗澡、梳头，在他们做作业的时候坐在他们旁边，在他们大哭的时候将他们抱在怀里。但我没有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坠入爱河，我迷恋的人是我丈夫，是他的脸点燃了我迸发而出的迷恋之情。如果好妈妈的定义就是爱自己的孩子胜过爱任何人，那么我并不是一个好妈妈。事实上，我是一个坏妈妈，我爱自己的丈夫要超过爱我的孩子。

当人们读到这里，他们觉得非常非常气愤，美国早间节目女主持人在她们的节目里对我穷追猛打。她们说我不只是一个坏妈妈，我简直就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妈妈。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发邮件给我，对我说：“天啊，

我正坐在星巴克，旁边的女人简直气得想把你大卸八块。”网络上也一窝蜂地谈论起坏妈妈这个话题，大家觉得应该把我的孩子从我身边带走。他们觉得我疯了，于是便仔细梳理我和我丈夫<sup>1</sup>的作品，试图从字里行间找到心怀不轨的蛛丝马迹。我的经纪人甚至在纽约联合广场的咖啡厅内卷入了一场争斗，她和共进午餐的伙伴提起了我的名字，这时邻桌的一位女士大叫道：“我讨厌那篇文章，我讨厌它！”她们气势汹汹地争辩着这篇文章的价值所在，最后的结果就是餐馆中的女士分成了两派，一些为我辩护，而另一些则对我谴责。

我真希望自己能轻松地说，这一切关注都如此有趣，让一笑而过，但如果那样说的话，我就是在撒谎。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就觉得自己是个坏妈妈<sup>2</sup>，我看到自己身边的女人，在有了孩子之后，就彻底改变了和丈夫的关系。她们热情转移了，重心不再放在丈夫身上，而是给了孩子。她们的丈夫曾是精神世界的中心所在，而现在出现了新的中心——太阳，她们随即便放弃了丈夫，转而绕着孩子的轨道而行。连她们一度曾经了解的利比多<sup>2</sup>也消失不见，被彻头彻尾的物质欲望取而代之。

这些批评的声浪，让我面临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为什么呢？难道这间里的所有女人，只有我一个人还没有转变成模范母亲吗？为什么只有我无法将孩子放在精神世界的中心呢？

就像我在文章里说过的那样，我非常爱我的孩子们，我愿意为他们牺牲奉献。但我并没有和他们坠入爱河，我爱的人是我丈夫。我想知道，是不是这就让我成了一个坏妈妈？

---

1 作者的丈夫为迈克尔·沙邦(Michael Chabon),2001年普利策小说得主、2008年星云奖得主、《蜘蛛侠·2》编剧。

2 Libido: 性欲, 性的冲动, 与本能的生物欲望有关的生理的或情感的能量。

欧普拉的节目制片人给我打电话，说欧普拉想要我上她的节目，谈一些她说了很久也想了很久的东西——她看到观众身上的积怨，渐渐难以压抑的怒气和暴躁——家庭主妇间互相传染的低落、沮丧的情绪。她认为我的文章从另一个方面描述了这种症状。

我很想参加这个节目，那也正是我一直以来写作的目的。从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正遭受着这种积怨的折磨开始，我便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时我正坐在洛杉矶的一座游乐场里，我的公文包换成了尿布袋，我的世界里只剩下孩子和自己，我的所有追求凝成了一些我以为是愤怒的东西。我现在才意识到，那种心情几乎濒临绝望。

在我辞去联邦公设辩护人的工作之后，开始写作之前的两年时间里；在我作为一个全职家庭主妇，到有了第一个孩子然后是第二个孩子的日子里，我并不拥有那种我在文章里所写的身心满足的生活。在那些日子里，我的心思全在孩子身上，惟恐自己哪里做得不对，深怕他们或多或少地感觉到。我知道自己应该待在家里陪伴他们，但我却并不快乐。

或许我和那些在欧普拉节目上坐在我对面的母亲们，并没有太大区别。

那篇文章之所以会让这些女人如此愤怒，归根到底要源于一件事情——母性的焦虑、矛盾的心态，以及疑惑。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写关于母性焦虑的话题——事实上，这就是我所写的东西。

我从《妈咪律师探案》开始了写作生涯：小说建立在一系列无伤大雅的谋杀案件之上，描写了一位由联邦公设辩护律师转变为家庭主妇，由于厌烦了只有“妈妈、孩子和金宝贝童装”的世界，从而把注意力转向了解决案件，免得使自己发疯。那个时候，我就是由前联邦公设辩护律师转变成家庭主妇的，我厌烦了只有“妈妈、宝宝和金宝贝童装”的世界，转而开

始写作，免得自己发疯。

母性的矛盾心态。

那就是我所写的东西。永远都是。

在我的小说《女儿的守护者》(*Daughter's Keeper*)中，我的本意是要控诉在美国毒品管制战争中那些无辜的人们，是如何陷入了司法体系这张残酷的大网。但我却写了一部关于母亲和女儿的小说，描写了一位母亲，是如何学会突破自己爱的界限，对孩子展现自己母爱的故事。

你即将要读到的这本小说，《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同样也对母性的矛盾心态进行了探索，而且可能是以其最本质、最纯粹的形式。伊米莉亚肩负着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是个继母，而大多数离婚家庭的孩子都想要实现一件事情，并且只想要实现这件事情——即使他们的父母在一起过得很悲惨，即使他们天天争吵打骂，即使他们的父亲非常风流，又或者母亲对他们漠不关心，但大多数离婚家庭的孩子，还是想要他们的父母重新生活在一起。为了他们，重修于好，维持这个家。对一个孩子来说，一个继母是这个梦想的终结者，她站在幸福的路中间，挡住了道路。即使她是个好人，即使她每件事都做得很好，但时不时地，他们还是会对她大发脾气，他们讨厌她。

那么对于这种讨厌，继母又该作何反应呢？对于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成见、很可能告诉她他有多恨她的孩子，她又要如何去对待呢？母爱就是最好的答案。

我们这些做妈妈的人都承认，有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会让我们心烦意乱。在这些时候，我们就会利用平日里爱的点滴来度过这些挑战性的时刻：我们回想起他们的小手抓着我们的手指，他们躺在我们怀里，贴着我们胸膛时那种心跳的感觉。我们会想起自己是多么爱他们。和真正的母亲相比，继母也被要求以相同的忍耐和克制来应对这一切，但她们却没有

那些感情积累来支持、来帮助她们度过那煎熬的时刻。哪怕是圣人，这几乎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伊米莉亚，老天，她根本就跟圣人扯不上一点边。她沉浸在丧子之痛中，面临崩溃；她年轻而且自我；她沉浸在爱中，想要和她的丈夫整天待在一起，而不要和她丈夫那个早熟又让人发狂的儿子有任何瓜葛。

伊米莉亚及其身上的母性矛盾心态，正和整个社会所期待的完美养育理念抗争着。在这个观念里，女人一旦做了妈妈就得放弃除母性之外的所有事情，这些女人把所有的梦想和能量都投入到完美的养育之中，力图抚养出最聪明、最有才气的孩子。她们成了“完美的母亲”。

在这部小说里，我想问的是：我们为孩子奉献的结果又是什么？一个妈妈为他奉献自己，满足他所有需求和欲望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一个妈妈为他牺牲自我，只为成就他所有完美的孩子又会是什么样子？他会体贴善良、贴心，而且又义不容辞地将他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吗？他会不会是一个妄自尊大、过于自私而让人无法相处的家伙呢？这样的孩子能带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世界吗？

在很多方面，小说就像一个孩子。你诞生了这个想法，培养它，使之长大，提心吊胆地让它来到这个世上，惟恐它会受到伤害和折磨，拼尽全身力气想要让它获得成功。看到自己的小说能在中国出版，这让我万分激动。我住在加州，这里和中国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我的新书《来自远方》(*From Away*)里就涉及了跨国领养的问题，尤其是被美国家庭领养的亚洲女孩们。虽然我已经有二十年之久没有踏上这片土地了，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梦想和思念着中国！

《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在我之前跨越太平洋，来到了中国，希望很快我也可以追随它的脚步而来。



“这是一部美丽的小说。如果你读后没有落泪，那么你心如枯木。”  
——《爱情的谜底》作者 Andrew Sean Greer

“一本浪漫、动人、略带痛苦的书，引人入胜、出乎意料。”  
——《纽约时报》

“无论伊米莉亚处于什么情绪中：大怒、愤恨、平静，或者别的，她都十分尖锐，冷嘲热讽，固执己见，苦中取乐，让这本睿智风趣的小说增添了无尽的深度和能量。”  
——《旧金山纪事报》



© Stephanie Rausser

阿耶莱·沃尔德曼 Ayelet Waldman

沃尔德曼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曾经担任公共辩护律师，后在丈夫迈克尔·沙邦 (Michael Chabon, 2001 年普利策小说奖得主, 2008 年星云奖得主《蜘蛛侠 2》编剧) 的鼓励下提笔写作，以“妈咪律师探案”系列 (Mommy-Track Mysteries) 而一举成名。

2006 年初沃尔德曼出版了《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大受好评，本书被评为当年全美独立书商协会年度好书，并七周蝉联《旧金山纪事报》、独立书商协会、NCIBA 畅销书排行榜。

同名电影将于 2009 年上映，由唐·鲁斯 (Don Roos) 改编并导演，好莱坞女星珍妮弗·洛佩斯 (Jennifer Lopez) 饰演女主角伊米莉亚。

## 第一章

通常情况下，只要低着头快步前行，我就能顺利走过西八十一街的游乐场。我在电梯里就开始准备，双眼盯着那长长的黄箭头从七楼下到六楼、五楼、四楼。如果电梯停下来，走进来一个邻居，我便毫无选择，只能抛开预想中一个人的清静，换上一副礼貌的面孔；如果进来的是年轻人，比如头发像红刷子、脸上脱着皮的吉他手，或者身穿皱巴巴低腰牛仔裤和黄皮衣的电影制作人，那我只要礼貌地点个头就行。而年纪大些的人则要求更多。满头灰发的老女人自以为穿得像个波希米亚，脖子上的青筋在黑羊毛披肩下若隐若现。我得跟她谈谈天气、大厅东方地毯上被磨出的印子，或是文艺版的新闻头条。这真让人难以忍受，难道她们看不出我很忙么？难道她们没意识到沉浸在自怨自艾悲情中的我，根本没有心思跟她们说话么？难道她们不知道，公园的入口就在八十一街游乐场的旁边，如果不做好充足的准备、不理清思绪、不将所有声音摒弃而只专注于自己的呼吸，那么很可能、极有可能，我就无法鼓起勇气双手插兜眼睛只盯着枯枝残叶、一块块褐色的泥地或草坪，大步走过游乐场么？如果没有，那我就将在脑海中不断盘旋的、孩子们那令人悸动的声音中，彻底崩溃，倒在

游乐场的门外。这些提着笨重的 Tod's<sup>1</sup> 手袋、没了丈夫、喋喋不休的银行家夫人们难道不知道，如果我分散了注意力，转而去听她们谈共和党运用不正当手段赢得选举，或是巴基斯坦自杀式炸弹，又或是 2B 座的卡茨夫人有没有看到新来的安东尼警卫上星期二的晚上在桌子后面打瞌睡，我将无法在中央公园的庇护下走过那座游乐场么？难道她们不知道，她们粗俗刺耳的声音，和她们坚持等待我的敷衍作答时，不耐烦地敲击着树脂手杖的声音，会让我无法到达这个城市中惟一可以让我接近平静的地方么？难道她们想逼我穿过第七十九街的地下隧道，靠着脏脏的石墙前行，吸入贯穿市镇的公交废气，一路上闪躲横行着开往东区的出租车么？难道她们想逼我改坐出租车么？

谢天谢地，今天电梯直下大厅，只有我一个人！

“走好，伍尔夫太太。”伊凡边帮我开门，边说道。

从我结婚那天开始他就这么叫我了，最初我试着解释我还是格林利夫小姐。我知道伊凡不傻，他明白我的意思。但是他只是笑笑，点了点头说“当然，格林利夫小姐”，转而第二天又致以我“早上好，伍尔夫太太”的问候。不过起码这比我刚搬到杰克这里时要好得多，那时我曾经嘟囔着“哦，不，请叫我伊米莉亚”之类的话，伊凡甚至连笑都没笑，也不点头，只是从他厚厚的黑眼镜后面盯着我，摇摇头，好像我五年级时的老师，在我忘了作业，或更糟糕的，在课堂上说脏话时对我极其失望的样子。“不，伍尔夫太太。”他那时说道。就这么一句，不是“我不能”或者“我觉得不合适”，而只是简单的一个“不”字。因为他绝不可能对大楼里的人直呼其名，这样的提议对他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

1 意大利著名女士箱包皮件品牌。

今天，我只是笑着点了点头，走出大门，穿过街道，朝中央公园走去。

二月是一年之中最长的月份。

冬天已在我们身边徘徊了如此之久，而春天却好像永远不会到来。天空灰暗低沉，阴霾笼罩着这个城市。但这并非预示着将有标志圣诞来临的降雪，或是倾盆而下、扫除一切的冰冷大雨，而是那——恼人的、很快将雪融化的、黄色泥浆般从天而降的牛毛细雨。人行道上满是污黑的雪堆，走在上面就像在玩俄罗斯大转盘<sup>1</sup>，结果很有可能就溅了一腿的冷泥点，弄湿了鞋袜。往年这时候通常我都待在家里，窝在火炉前取暖，裹着雪尼尔<sup>2</sup>披肩，穿着羊毛袜，重读简·奥斯丁，期盼昼短夜长的日子快点过去。然而今年，我却迫不及待地期待着二月的到来，急切地渴望拥抱纽约二月那无休无止的冷酷严寒。今年我需要二月，甚至在一月底的现在，仿佛这个城市已察觉到我的沮丧，对我说：“你也是吗？”继而向我表达它的同情之心。中央公园里的树木显得格外干枯，将毫无生气的枝桠伸向天空，那是失去了希望之叶的垂死枝桠。枯黄的草地被踢得一块块的，成了覆盖着斑驳冰雪的泥地。骑马专用道和杰奎琳·肯尼迪水库<sup>3</sup>边的小路泥泞不堪，盘根错节的树根在曾经平坦的路上凸起，将穿着毛衣的跑步者绊倒。

但是戴安娜·罗丝游乐场却挤满了孩子。除非天气特别恶劣，纽约的孩子都在外面玩耍，即使那些住在宽敞公寓里的保姆和妈妈，也都不顾一

---

1 一种残忍的赌博游戏。赌具是左轮手枪和人命。规则很简单：在左轮手枪的六个弹槽中放入一颗或多颗子弹，任意旋转转轮之后，关上转轮。游戏的参加者轮流把手枪对准自己的头，扣动扳机。

2 一种绒绳织物。

3 中央公园中以纪念前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而建的水库(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 Reservoir)，其面积占整个公园的近四分之一。

切地想逃脱房间的束缚。在这最阴郁的冬日里，潮湿的秋千能将防水雪裤湿透；原本造价昂贵、柔软的沥青路面被冻得僵硬易碎；保护措施周全的游乐场里未被发现的一块小小金属，足以牢牢地粘住孩子们粉嫩的小舌头，将其冻得僵硬，直到不慌不忙的多米尼加保姆把最后几滴星巴克咖啡倒在和跷跷板粘在一起的小舌头上。而此时此刻，孩子们依旧在游乐场里，天真烂漫地叫着笑着。我加快了脚步，笨拙地几乎一路小跑起来。腰上堆满了赘肉，每走一步骨头都疼痛不已。

当孩子们的声音渐渐融消在中央公园的其他声响之中，我立刻放慢了脚步，让自己能喘口气。夏季的中央公园<sup>1</sup>就像乡村——或者说就是另一个乡村，在这里鸟儿竞相歌唱；滑轮在水泥地上发出嘶嘶拉拉的声音；秘鲁的街头艺人们用笛子演奏着 Simon & Garfunkel 乐队<sup>2</sup>取材于安第斯山脉民歌的曲子<sup>3</sup>；树上的樱桃鲜红欲滴，环绕绵羊草原<sup>4</sup>的群山开满了黄色的水仙，这些都让你情不自禁地爱上中央公园。夏季，莎士比亚公园花团锦簇，很多新人在此举行婚礼；没走两步就会被地上的紫菀<sup>5</sup>藤蔓绊着或是撞到玩飞盘的狗儿。可爱的中央公园就像夏日里的阵阵凉风。而冬季，鸽子在光秃秃的榆树下飞翔，亲近着那些好心的孤单的老女人，她们坐在林阴道旁被雪打湿的长凳上，拿着装有面包屑的纸袋。在冬季，公园属于我们这些真正爱它的人，我们不需要摇曳多姿的紫藤蔓和满山遍野的杜鹃

---

1 纽约中央公园坐落在摩天大楼耸立的曼哈顿正中，占地 843 英亩，是纽约最大的都市公园。

2 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支民谣组合。

3 一首具有浓厚拉丁美洲乡间味道的歌曲，取材于南美秘鲁安第斯山脉的印第安民歌，由 Simon 重新填词。

4 在 1934 年以前，中央公园的这片大草皮是用来放牧绵羊的，后来就命名为绵羊草原 (Sheep Meadow)。

5 多年生草本，根状茎细，常有匍匐枝。

花，只要有积雪覆盖的黑色洋槐、满是污泥的小山，还有风吹过干枯树枝时吱吱嘎嘎的响声就够了。正是这份远离喧嚣的宁静使这片八百四十三亩的土地如此美丽。春夏色彩斑斓的四旬斋前狂欢节、秋天璀璨似火的枫叶和橘子都只不过是这片美景的花边点缀。

我抄近路沿着水库旁的小径向北走。这条路上还有一个游乐场，不过距离较远，足以让我的眼睛避开那些原木的游乐器材和红黄相间的滑梯。我绞着手指，对母亲们来说；现在推婴儿车出来散步已经有些晚了。如果我的好运能够持续，那么就一个都不会看不到。上周三我提前几小时出门去见一个朋友，她觉得逛一上午鞋店能帮我摆脱沮丧，做回以前那个她的好伙伴。当然，明迪没有这么说，她说她的丈夫送给她一双莫罗·伯拉克<sup>1</sup>的鞋作生日礼物，不过因为她之前向他隐瞒了真正的尺码，她得去店里看看有没有十号半可以换。

那天，我在水库的门卫处遇到她们，一整队的她们，蹲在婴儿车后面，露出产后腰上的赘肉。她们握着车把手蹲蹲起起，不停地逗弄着七百五十元美金的婴儿车里或叫或笑或睡了的健康宝宝。那些博格步<sup>2</sup>蛙式折叠婴儿车，就像停在我们公寓走廊里的那辆，长桌子旁边系着丝绸小花的那辆，每次当我等电梯时都搅得我心神不宁、蓝色粗斜格纹的那辆，它让我不停地按按钮，似乎那样电梯就会来得更快些。这队妈妈们协调地或蹲或站，当我像受了打击般地停在她们面前喃喃自语时，却没人搭话。她们看看我，然后又互相看了看，但是没人讲话。甚至当我开始大哭，转身跑回小路，经过第一座、第二座游乐场，直到跑回中央公园西区，都没人说一句话。

---

1 Manolo Blahnik：意大利著名高跟鞋品牌。

2 Bugaboo：荷兰婴儿车系列品牌。

今天我很幸运，那些母亲们都待在家里，或者正享用着一杯运动后的拿铁咖啡。直到我走到东区的骑马专用道上，才看到一位。她银粉色运动短裤上跳动着一只小球，我还没看清是什么样子，她就跑过去了，耳朵上还戴着一副相称的皮耳套。我只瞥到她双胞胎婴儿跑步推车里两团紫色的小宝宝和粉红色的小鼻子，然后他们便消失不见了。只在刹那间才让我心中泛起了一丝痛楚。

在安全、理智、成功地穿过公园到达第九十街后，我看了看表，该死，我又要迟到了。我得在五分钟内到达第九十二街，然后再走一段路去莱星顿街。我加快脚步，腰又刺痛起来。长风衣的下摆不断地拍打着我的腿，我用另一只手努力把衣服拉紧，我可以把它扣上，但那实在太难看了，会把衣服挣破的，而我又不会无聊到再买一件新冬衣——我不想花几百块买一块包裹自己的布料，而且再过一个月就穿不着了，我倒宁愿敞着外套，用厚围巾抵御寒气。

我跑过白色围篱和那些水泥花盆，向警卫出示了身份证，我跑过金属探测器，忙不迭地走到电梯前。这时我才想起来，为了不迟到，我特意把表调快了十五分钟，那么，这次我不会再晚了，卡洛琳也就找不到理由打电话责骂杰克，抱怨我漫不经心、对她漠视以及她的那套义正辞严了。我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仿佛只有靠着不安和焦虑才能支撑下去。电梯来的时候我已缩成了一团，像只老鼠般卑微。我是第九十二街区里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人。

一群女人跟我一起进了电梯，其中两个怀孕了；另一个用黑色背带把宝宝裹在胸前，背带前面点缀着一个小白猫；最后一个推着一辆博格步婴儿车，和停在我公寓外面的那辆一模一样。虽然我是一个出色的路线家，能够完美地避开中央公园里的孩子们，但讽刺的是，我的结局依然注定是



羊入虎口。我的目的地，旅途的终点，是第九十二街区的幼儿园。

在我的公园偶遇后，任何一个妈妈都有可能让我半途死在去幼儿园的路上。中央公园本是我的避难所，而宝宝们入侵却激怒了我，令我备受打击。反倒在幼儿园里，我已习惯了那层出不穷的锥心痛楚，除了心神不宁、悲伤不已外，我没有其他感觉了，那状态就如同在电梯里看到喝奶的婴儿那红润的脸颊而强忍住泪水一般。

电梯里的女人向我点头致意，冷淡得就像我对邻居们那样。而我给予亲切地回应，然后盯着电梯门上的指示灯，直到电梯升到六楼。

幼儿园的走廊里总是贴着孩子们色彩斑斓的画，每个犹太传统节日都会更换。现在，欢度普珥节<sup>1</sup>的孩子们，画了美丽的以斯帖王后和邪恶的哈曼。整条走廊里都在宣传这个学校远近闻名的辅导老师的数量，展示着他们可靠耐心的教导。他们的教育是才智的源头，认真、富有创造力，甚至可与视觉艺术学院的授课相比。我扫视着这些画，看看其中有没有威廉的。他继承了他母亲灵活纤长的手指，画中总有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成熟感。他画的大多是海洋，里面有鱼、章鱼、牙齿锋利的鲨鱼，以及鳗鱼。现在，他最新的一幅画就贴在教室外面，而这一次，威廉看起来是惟一个没有向那位把子民从毁灭中救出的犹太王妃表示敬意的孩子。起初我以为他的画只是一大幅红色的蜡笔涂鸦，但当我走近了仔细一看，才发现画的下面，威廉还画了一条七彩的鹦嘴鱼<sup>2</sup>。这条鱼翻向一侧，肚子上被另一条箭鱼掏了一个洞，上面那些红色就是从伤口里喷出的血。也许这幅画别有寓意，也许鹦嘴鱼象征着犹太人并未因以斯帖的介入而得到拯救，而那

---

1 普珥节；也称普陵节，人们每到二或三月便举行化装游行。在古代，成为王妃的犹太人以斯帖曾经不惜一切地拯救犹太人的生命。这个节日就是为了纪念这段历史。

2 分布于热带与亚热带的珊瑚礁海域，有很多小牙齿，这些牙齿甚似鹦哥的嘴，故叫做鹦嘴鱼。